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卻沉聲道：「我寧可被水淹死，也不能落在那些海盜的口裡！」
金蒲孤微微異道：「海盜？那裡來的海盜？」
南海漁人低聲道：「你回頭看看！」
金蒲孤定睛望去，祇見海面上掛著一塊塊三角形的板狀之物，色作淡灰，分水破浪向他們迫近，不禁蹙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南海漁人沉聲道：「鯊魚！這種名叫虎斑鯊，是魚類最狠的一種，所以又叫做海盜，生性凶殘，齒牙利如刀，一口咬下去，再好的氣功也擋不住！」
金蒲孤忽作深思道：「它們的身體一定很龐大吧？」
南海漁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它們有大有小，可是我們後面的這幾條大概總在十丈左右……」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這不是摧命閻王，卻是我們的救命菩薩，前輩請你托住我的身子，讓我能賞它們兩支長箭！」
南海漁人連忙道：「不行！它們見血更瘋狂，假如你射死一條，其他的受了血腥的刺激……」
金蒲孤道：

「不要緊，憑我囊中十八支長箭，那怕它們成千成百，我也可以殺盡它們……」
南海漁人道：「殺死它們有什麼用呢？並不能幫助我們選出這片大海聽，不如省點力氣……」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我也知道一些魚類的身體組織，它們都是靠鰾浮沉，魚死而鰾不破，正好用來作個大氣球……」
南海漁人大聲叫道：「對呀！我怎麼沒想到呢？看來我這個漁人真是白當了……」
說著停止前進，雙手托住金蒲孤的腰部，將他的上半身舉出水面。
金蒲孤迅速地解下長弓，抽了一支箭，搭在弦上，瞄準一條最大的鯊魚背鰭，嗖的一聲，矢出如飛，將那條巨鯊貫腦而穿！
巨鯊一陣翻動，屍身浮出在海面上，好像一條小船，其餘的鯊群立刻包圍住同伴的屍身大肆圍噬！
頃刻之間，已經吃得祇剩一付骨架，慢慢地沉下去。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這樣子不行聽！雖然殺死了魚，還是取不到鰾！」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慢慢來！它們總有吃不下來的時候，祇要最後剩下兩條活鯊，就不怕少了我們的浮

海工具！」
南海漁人搖頭歎道：「老弟！你祇有十八支箭，就算連殺十八條鯊魚，還是餓不飽這群餓海盜！」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前輩不要著急，看我的好了！」
說著弓弦連響，將剩餘的十幾支金僕姑長箭全部都射了出去，每支長箭都是貫穿魚腦！
海面上浮起十幾條魚屍，引得鯊群瘋狂爭食，但見波濤翻湧，血水四溢，把海水都染紅了。
金蒲孤長箭不斷地射出去，魚屍愈積愈多，最後海面上滿是魚屍，而生存的鯊群卻比屍體少了！
南海漁人托著金蒲孤的身子，不禁呆住了，他簡直不知道這個年青人用的是什麼魔法，他的長箭像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，一直等他開始注意金蒲孤的動作時，才算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！
原來金蒲孤的手法十分特別，他每支長箭射出去，貫穿魚腦後，居然又回到他的身邊來了。
他的箭壺是懸在腰下，壺口浸在水中，每支長箭回來時，仍是自動地鑽進箭壺中，彷彿成了有生命知覺的東西，當金蒲孤止手不射時，壺中的箭一支也沒有短少！
望著滿海的魚屍金蒲孤笑笑道：「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地剖開魚腹取鰾了！」
南海漁人一歎道：「我這個漁人釣魚，還要犧牲一些魚餌，老弟竟然絲毫不損，要是用你這種手法，捕魚的都成了富翁！」

(九十四)

招魂

倪匡

白素的聲音仍然平靜：「我猜，是有人取笑了她們的身世。」
我怔了一怔，而良辰美景則已淚珠兒滾滾而下，顯然白素猜中了。
我更是大疑，良辰美景的身世，連我也祇是約略猜到一些，不是十分肯定她們兩人的來歷，十分奇特，她們的祖上，幾百年前，肯定曾參加過一場驚天動地的造反行動，後來失敗，幾個首腦人物，就遠遁海外，且從此都過了幾百年自我禁閉的生活，一直到最近，才算重又回到了人間。
（良辰美景奇特的來歷，記述在《廢墟》這個故事中。）
連我也不知道她們的身世，如何可以串通了別人去奚落她們？
而且，那場大造反，好評壞評各佔一半，就算有人拿出來說了，她們也不應該認為那是遭到了取笑，又何至於哭得如此傷心？
我迅速轉著念，也無法分辨，良辰美景一面哭，一面道：「其實，我們的身世，也不是什麼秘密，幾百年前的事，和誰都沒有關係，我們傷心的是……是……」
她們又同時抽噎了幾下，才道：「我們傷心的是，再也，沒有想到，我們最尊敬、最崇拜的衛叔叔，竟然會這樣捉弄我們。」
原來她們傷心，是爲了這個原因，我又是感動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好笑，不過我明知那是誤會，所以並不緊張，祇是長歎了一聲：「天要下大雪了。」
良辰美景睜眼望著我，對我那突如其來的一句話，顯然不明所以。
白素笑了起來：「分明他是冤枉的，寶娥蒙冤，六月下雪，你們看看是不是夠淒涼的？」
良辰美景臉頰上的淚痕猶在，可是一聽得白素那樣說，卻又忍不住「咯咯」笑了起來，才笑了兩聲，又想再板起臉來裝生氣，可是卻也裝不成了。
我攤了攤手：「你們究竟遇到了一些什麼？我連費力醫生的研究所在哪裡都不知道。」
良辰美景互望了一眼，這才說出，費力醫生的研究所是在一個海灣的附近。研究所是由一個基金資助興建的，六層高，最高一層是費力的住所，下面兩層全是研究室和辦公室，面對海灣，清靜而又景色宜人。
良辰美景那天半夜，把小郭偵探事務所中的那個當班職員嚇了個半死之後，得到的資料不算多，但總算知道了研究所的所在地。
她們第一次受我所托去做事，而我又是她們心目中最尊敬最崇拜的（直到她們帶著淚說出來，我才知道自己在她們心目中的地位），所以，她們十分起勁，深夜駕著他們的跑車，先去找戈壁沙漠，向他們要了一架小型的圖文傳真機，祇有一隻普通鬧鐘大小，可以和任何電話系統配合使用。那時，已經是凌晨二時了，她們仍然決定「夜探」，把車子開得飛快。（十八）



走出了診療室，到櫃台拿了藥，她又搭電梯回到九樓。
老爸再沒空，她就要回家睡大覺了。
「我爸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嗎？」
看到辦公室的門是關著的，歐嘉芝先問過秘書，否則萬一她闖進去有客人在，那就太失禮了。
「院長跟宇由集團的夫人還有小姐在裡面談事情。」話才說完，辦公室的門就被打開了。
除了歐嘉芝的院長爸爸外，還有一對穿著時尚且華麗的母女從裡頭走了出來，那對母女的五官輪廓長得極為相似。
「歐院長，我兒子就麻煩您了。」那位母親的眼睛紅紅的，臉上流露著懇求的神情。
「辜夫人，你放心，本院一定會傾全力醫治令郎的。」
歐嘉芝看到爸爸送他們到電梯門口，又談了幾句話，直到她們走進電梯後，才緩緩走回來。
「爸？」她看到老爸一臉的愁容，直到發現她站在那裡，才露出了點笑容。
「乖女兒，看完病了嗎？」
「嗯，看完了，還拿了一大包的藥。」她皺皺俏鼻，扮了一個鬼臉。吃藥雖討厭，但至少不用挨針。
「爸，我餓了。」她摸摸已經在打鼓抗議的肚皮。
「那我們快走。想吃什麼？老爸請客。」歐厚德好久沒跟女兒一起吃飯了，神情顯得特別開心。
「既然是爸要請客，那就——」她圈住爸爸的手臂，開始認真思考，一臉想獅子大開口的表情。
歐厚德看著自己出落得標緻又漂亮的女兒，心裡祇有欣慰，如果老婆還在，看到女兒現在這麼能幹獨立，一定也會很開心的。

「那就到樓下的餐廳吃排骨拌飯好了！」
醫院樓下的餐廳，有她從小吃到大的排骨拌飯，清淡好吃又營養。
「就這樣？」他不敢相信。
「嗯，就這樣。」
歐嘉芝笑著點點頭。她知道身為院長的爸爸根本忙到沒什麼時間休息，既然樓下就有餐廳，何必跑太遠呢？
這頓飯吃什麼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跟誰一起吃。
「那好，我們下樓吧。林秘書，如果有事找我，我就在樓下餐廳。」
「是的，院長。」
「爸，為什麼剛才那位太太看起來好像很傷心的樣子？」開始用餐後，歐嘉芝忍不住好奇的問道。
「那位太太是宇宙集團的董事長夫人，平安夜的時候，宇宙集團的總經理，也就是她兒子，在洛杉磯出了車禍，到現在還昏迷不醒。」
想起這件事，歐厚德也覺得可惜，好好的一個青年才俊，因為一場車禍，現在祇能無意識的躺在床上。
近來嫁入豪門的話題蔚為風潮，就因如此，那間加護病房現在成了全院護士最想排班的病房，每個護士都想成為白馬王子醒過來時第一個見到的人。
「這麼巧。」歐嘉芝想起上次在msn上Lisa提過的事情。（三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是不是在這間房裡發現到什麼東西了？」
「是的，智子小姐，我們搜遍整個房間，總算找到這個……」
金田一耕助拿起眼前的月琴，把斷了琴桿的月琴一百八十度大回轉，將破裂、染血的琴背朝向大家。
大道寺欣造瞪大眼睛，而神尾秀子卻故意將視線轉向別處。
「我在這把月琴裡面找到了一直想找的東西。它是從這個裂縫滑進去的，但是因為正好卡在裡面，所以晃動的時候並不會察覺到。」
「那麼……那麼你找到的東西是……」
智子實在不明其意。
「請等一等再發問。對了，神尾老師！」
「什麼事？」
「我們搜遍了整個房間，就是找不到可能成為凶器的物件，但我們確立了一個結論，那就是這把月琴絕對不可能成為殺人的致命武器。」
「哦？那麼……」
神尾秀子感到一陣暈眩地看著金田一耕助，這時智子早已忍不住了。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說找到的東西……那個卡在月琴共鳴板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？」
金田一耕助沉穩地對智子一笑。
「哈哈！智子小姐，你很心急呢！喏，我拿給你瞧瞧吧！就是這個……」
金田一耕助攤開手掌，祇見他手掌上放的是一枚設計相當典雅的鑽石戒指。
神尾秀子瞪大眼睛，難以置信地說：「金田一先生，這麼說，這……這枚戒指一直在月琴裡面？」
「是的，你曾經見過這枚戒指嗎？」
「嗯，這正是日下部先生送給琴繪小姐的戒指，祇是怎麼會在……」
「神尾老師，讓我們來探討這個問題吧！」
金田一耕助把月琴放在桌上，看著神尾秀子說：「你說過，那天琴繪女士和日下部先生進了這間房之後，你還曾看到這枚戒指……接下來，這間房子被鎖起來，從此再也沒打開過。那麼，這枚戒指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被拿到這個房間的呢？」
「什麼時候……」
神尾秀子緊緊握住毛線袋，氣息忽快忽慢，顯得非常紊亂。
「事實上，就是在琴繪女士和日下部先生關在這個房間的時候，對嗎？」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這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神尾秀子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「神尾老師！」
金田一耕助兩道銳利的目光射在神尾秀子的臉上。
「日下部先生拒絕和琴繪女士結婚，並且說出他不能結婚的理由，因為當時的皇室貴族是不能和平民結婚的。不僅如此，日下部先生還打算要回曾經送給琴繪女士的戒指，琴繪女士因此震驚不已，也因而讓她一時之間處於精神錯亂的情況下。（一四〇）」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以松是夫人叫去了，宣生又無人問，再加如媚送茶一番話，更令宣生心癢難抓，哭不得、笑不得。裴爺與兒女們在背後暗笑，連寶珠也不知道。如媚自到花園送茶遇見宣生，也猜著裴爺幾分屬意。又是綺霞吩咐如媚瞞著自家小姐，不許走漏風聲。
如媚領命，並連同伴如鉤也不向他說明。他祇在旁邊看著裴爺巧為播弄宣生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感激裴爺。「小姐為他《玉人來》一幅詩，連我兩個婢子幾乎一同喪命。今日奈何得宣生也夠了，方出我們主僕心頭之氣。」
正獨自暗想，見裴府大小姐的丫環來喚如媚，叫聲：「小姐少要在此呆想。我家老爺與小姐在中堂叫你說話呢！」如媚道：「姐姐少待，待我回聲小姐去。」那丫環搖手道：「老爺臨來吩咐的，叫姐姐不用向小姐說，立等你去。」
如媚依言，隨了這個丫環一路來至中堂，且裴爺夫婦與公子、小姐俱坐在那裡，向前挨青磕頭。起來站立一旁，尊聲：「老爺呼喚婢子有何吩咐？」
裴爺道：「你家小姐雖有父母在堂，婚姻大事非我所主，但你家老爺將你小姐無故治於死地，父女之情已絕，若不虧我設法救回，你小姐久已葬於腹中矣。你小姐雖非我生身之女，我卻是他再生之父。你小姐的婚姻我可以做得主了。你道是也不是？」
如媚道：「老爺恩同再造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就是兩個婢子的餘生，也仗老爺的大力救援。婢子恨不能結草以報，祇好將來供長生祿位，早晚焚香，保佑老爺公侯萬代，福壽綿長。何況我家小姐千金之體蒙老爺救於波中，不獨將來不白之冤可洗，即一時難合之事可成。真是重生父母，報答不盡。豈有小姐婚姻之事不由老爺做主的？」
裴爺見如媚說話伶牙俐齒，十分愛他，便道：「你說小姐的婚姻該由我做主，為什麼我前日將你家小姐許與宣府，是我叫大小姐對你家小姐說的，你家小姐反不遵我命，執構起來，是何原故？想必你家小姐無情於宣生。這段姻緣是不得成了，我也強他不得。但今早我在朝內，有首相蔣大人，名叫文富，所生一字國鑾，年已二十，才貌不亞於宣生，乃蔣大人的愛子，要擇一個有才有貌的媳婦配他的兒子。不知誰人多嘴，說我家有一個才貌雙全末字的掌珠。他今日在朝房當面向我求親，托了鞏通政為媒。我因他是當朝首相，又有權勢，不好回他，遂當面允了這頭親事。他那裡擇日下聘過來。你家小姐的親事，雖是我做主，到底向他說一聲。我本當喚他出來說知，恐他羞澀，不能向我回答。」
（四十三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子平八字 45年經驗

三元風水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經濟婚姻健康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